

## 我是一只小小硬盘

我是一个硬盘，st380021a，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台式机里工作。别人总认为我们是高科技白领，工作又干净又体面，似乎风光得很。也许他们是因为看到洁白漂亮的机箱才有这样的错觉吧。其实象我们这样的小台式机，工作环境狭迫，里面的灰尘吓得死人。每天生活死水一潭，工作机械重复。跑跑文字处理看看电影还凑活，真要遇到什么大软件和游戏，上上下下就要忙的团团转，最后还常常要死机。我们这一行技术变化快，差不多每过两三年就要升级换代，所以人人都很有压力而且没有安全感。

每个新板卡来的时候都神采飞扬踌躇满志，几年光阴一过，就变得灰头土脸意志消沉。机箱里的人都很羡慕能去别的机器工作。特别是去那些笔记本，经常可以出差飞来飞去，住五星级的酒店，还不用干重活，运行运行word，上网聊聊天就行了。而我更喜欢去那些大服务器，在特别干净明亮的机房里工作。虽然工作时间长点，但是福利好，24小时不间断电源，ups，而且还有阵列，热插拔，几个人做一个人的事情，多轻松啊。而且也很有面子，只运行关键应用，不像我们这里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做。不过我知道，那些硬盘都很厉害，不是scsi，就是scsi ii，fibre channel，象我这样ide的，能混到工作站就算很不错了。我常常想，当年在

工厂里，如果我努力一下会不会也成了一个scsi，或者至少做一个笔记本硬盘。但我会又想，也许这些都是命运。

不过我从不抱怨。内存就常常抱怨，抱怨他们主板部门的复杂，抱怨他如何跟新来的杂牌内存不兼容，网卡和电视卡又是如何的冲突。我的朋友不多，内存算一个。他很瘦的而我很胖，他动作很快，而我总是很慢。我们是一起来这台机器的，他总是不停地说，而我只是听，我从来不说。内存的头脑很简单，虽然英文名字叫memory，可是他什么memory都不会有，天大的事睡一觉就能忘个精光。我不说，但我会记得所有的细节。他说我这样忧郁的人不适合作技术活，迟早要精神分裂。我笑笑，因为我相信自己的容量。

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简单，既不用象显示器那样一天到晚被老板盯着，也不用象光驱那样对付外面的光碟。只要和文件打交道就行了，无非是读读写写，很单纯安静的生活。

直到有一天.....

我至今还记得那渐渐掀起的机箱的盖子，从缺口伸进来的光柱越来越宽，也越来越亮。空气里弥漫着跳动的颗粒。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了她。她是那么的纤细瘦弱，银白的外壳一闪一闪的。浑身上下的做工都很精致光洁，让我不禁惭愧自己的粗笨。等到数据线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我才缓过神来。开机的那一刹那，我感到了电流和平时不同。后来内存曾经笑话我，说我们这里只要有新人来，电流都会不同的，

上次新内存来也是这样。我觉得他是胡扯。我尽量的保持镇定，显出一副很专业的样子，只是淡淡的向她问好并介绍工作环境。

慢慢的，我知道了，她，ibm-djsa220，是一个笔记本硬盘，在老板的朋友的笔记本里做事。这次来是为了复制一些文件。我们聊得很开心。她告诉我很多旅行的趣闻，告诉我坐飞机是怎么样的，坐汽车的颠簸又是如何的不同，给我看很多漂亮的照片、游记，还有一次她从桌子上掉下来的历险故事。而我则卖弄各种网上下载来的故事和笑话。她笑得很开心。而我很惊讶自己可以说个不停。

一个早晨，开机后我看到数据线上空荡荡的插口。

她一共呆了7天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我有点后悔没有交换电子邮件，也没能和她道别。不忙的时候，我会一个人怀念射进机箱的那股阳光。

我不知道记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我有的只是她留下的许多文件。我把它排得整整齐齐，放在我最常经过的地方。每次磁头从它们身上掠过，我都会感到一丝淡淡的惬意。

但我没有想到老板会要我删除这些文件。我想争辩还有足够的空间，但毫无用处。

秘密的地方，再把那里标志成坏扇区。不会有人来过问坏扇区。而那里，就成了我唯一的秘密，我常常去看他们，虽然从不作停留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重复，读取写入，读取写入...我以为永远都会这样继续下去，直到一天，老板要装xp却发现没有足够的空间。

他发现了问题，想去修复那些坏扇区。我拒绝了。很快，我接到了新命令：格式化。

我犹豫了很久

。 。 。

。 。 。

。 。 。

。 。 。

。 。 。

track 0 bad, disk unusable